

延庆史志

第 7 期

(1) 历史

(2) 革命

(3) 政治

(4) 经济

(5) 文化

(6) 宣传

(7) 法律

中共延庆县委党史办公室
延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3年10月

目 录

- 江南热血写春秋——记刘振江烈士 刘红印 (1)
- 赵恩惠回忆抗日战争 赵彤廷 (4)
- 京张公路延庆段 马维德 (8)
- 延庆旧店铺钩沉 马维德 (11)
- 八达岭长城的修建 宋国熹 (17)
- 读志札记之一 贺武德 (24)
- 浅谈县志的资料工作 秦智谊 (29)
- 育人，访革命老区 张志严 (31)
- 一个铁西瓜的故事 张进军 (32)

江南热血写春秋

——记刘振江烈士

刘红印

中国共产党党员，卫生班长、医助刘振江，在解放江西省信丰县时，冒着敌人雨点般的炮弹，奋不顾身地抢救战友，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仅有21岁。

一、我要参军

1928年刘振江出生在延庆县小河屯村（后迁移到张山营镇）。该村座落在延庆县城西15里，妫水河北岸。村里因小河多，桥也多，所以当地群众又称为“小桥村”。

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着这块古老的土地。他们把妫河水的支流菜食河引进地里，村外是绿树掩映，稻田金黄，谷穗摇摆；村里是炊烟袅袅，鸡鸭成群。远远望去，这肥沃的土地，鱼米之乡，仿佛一块碧玉镶嵌在延庆川的土地上，人们过着平静而又舒心的日子。

刘振江的爷爷刘成明、父亲刘谱，为人憨厚善良。它们常年餐风饮露，在地里操劳，为了日子省吃俭用。每年秋天总是晒两麻包干小豆叶当烟抽，可确把自己种的大叶烟卖掉赚钱，养家糊口。

哪知道，社会的动荡，战争的频繁，震荡着人们的生活，也震荡着人们的心。

刘振江十多岁就听老人们说，1932年日本在东北策划了伪满洲国，延庆的千家店、花盆、沙梁子、小川、珍珠泉、四海，均属

原热河省丰宁县，这些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伪满还在这一带建立保甲制，设警察分驻所，加强统治。国民党不抵抗，还和日本政府签定《塘沽协定》，步步退让，放进日本侵略军。

给刘振江振动最大的是西羊坊惨案。1943年10月6日，我游击队拿下了敌人设在小鲁庄村的岗楼，消灭伪军三十多人。日伪军妄图报复。

同年11月5日，日伪军八百多人，以清剿我地下共产党员为名，连夜包围并烧毁了西羊坊村。同时抓走二十多名青壮年关进延庆监狱受刑，接着将二十二名青壮年押到康庄刑场，关在铁丝网内，反绑在木桩上，边打人头靶，边放进十多条洋狗，一个个被活活咬死，惨叫着倒在模糊的血泊里。其中就有刘振江的岳父白长雨。

1942年，日军又强迫农民在佛峪口修公路，把十几个农夫推下水库淹死。这些说不完的残无人道的行为激起民愤。懂事的刘振江心情沉重，担忧着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从他幼小的心灵里忿忿喊出：“我们不当亡国奴！”

他亲眼见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延庆南北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砸局子、拔据点，打退了敌人多次猖狂进攻。尤其是1943年10月10日，在太子沟战斗中，我军消灭了伪满洲军35团2营，活捉嚣张一时的伪营长

赵海臣。打退了敌人的威风，助长了人民的志气。刘振江倍受鼓舞，几次要求参军，首长说他年龄太小。1945年他才17岁，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十团卫生队。学习几个月，分到一营二连。

当时卫生队设在延庆县西二道河乡西三岔村，病房设在民房里，每个卫生员管两个或三个病房。

精明能干的刘振江，给卫生队指导员陈永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健壮；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干净利落；白而圆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两只善良的眼睛，闪着诚恳智慧的光；对人热情友好，总是和气地说些勉励的话；团结战友，平等待人，处事朴实大方，尤其对同乡，亲如一家，无话不说。

小时在村里跟教书先生学文化，现在学习时认真记笔记。打仗时积极抢救伤病员，回营房立刻给战士们挑脚泡、擦药水、动手术……。他的模范事迹，受到官兵们的好评，1946年党组织吸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南下途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解放祖国的信念。

1948年，北平解放，驻军通县，刘振江升为卫生班长、医助，他爱人白春月，儿子刘春和他弟弟刘占昌去看他，留下全家团圆照。

1949年4月21日，党中央发出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7日，刘振江所在的第四野战军48军143师427团三营二连和所有的官兵，难舍难离地告别了北平东郊的定福庄、黄渠、常营村的父老乡亲，高唱“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沪，夺武汉，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同胞千千万……。”歌声中，踏上了解放江南的征途。团政委刘力生作诗写到：“一声号令动雄师，人民情深送别离，若问归期何日也，天南解放凯旋时。”一路上，红旗招展，歌声震天。官兵们心情激昂，精神振奋。这支队伍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现在带着战争的创伤急速前进。只听见一片唰唰的脚步声。

往南走，越走越热，白天还有敌机扫射，只好夜行军。

朦胧的月色，笼罩着村庄、树林、稻田。队伍里没人说话，只有脚步声、马蹄声、狗叫声和田野里的蛙鸣，来打破夜的寂静。

经河北，过黄河，进入大别山。七月初跨长江，沿着鄱阳湖畔，直插梅岭关，解放了赣州市。

部队进入江西，正是热浪滚滚挥汗如雨的暑天。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知了躲在树叶下不停地叫着，刘振江给战士们送“八卦丹”、“救急水”，闷热的天气使人透不过气来，不少战马热死在路旁。

刚才还是炎热的天气，突然浓云密布，一场雷阵雨从头顶灌到脚底，全身又打起了哆嗦。

沿途有许多村庄没有井水，战士们只好以稻田里的脏水解渴。休息时，用竹筒装上大米、黄豆，煮熟吃。

晚上休息，有的战士没有蚊帐，象锥子一样刺人的蚊子，吸着战士们的血。

在北方生活习惯的官兵们，突然来到盛夏的江南，加上行军生活的艰苦，中暑、拉痢疾、患疟疾病的人不断增加。

张凤鸣得了疟疾病，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地躺在担架上说胡话，不吃不喝，似睡非睡，不醒人事。有时又觉得全身湿冷，发抖。当地群众把这种病叫作“打摆子”。他脚乱蹬，大声嚷：“我不上担架，我要走

着，我不住院，我要打仗。”

刘振江安慰地说：“老兄啊，要好好养病，不要只想打仗。只有住院把病治好了，才能上前线。”

刘振江深知自己的责任，他打听当地老乡有一种草药，不用泡制，拔出来直接吃就能治疟疾。他带领全班卫生员，采购这种草药，经过治疗，病情都有好转。

困难可以磨难好汉的意志，但也吓倒意志薄弱的懦夫。

许进生是刘振江的老乡，又是战友。他看到有的人经不住考验，就鞋底抹油——开小差了。可刘振江，越困难越积极肯干，就探讨地问他：“条件这么差，生活这么艰苦，你有啥考虑？”

刘振江毫不忧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就是胜利，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回去人不人鬼不鬼算个啥，我要坚决跟着队伍走。”

许进生非常感动，佩服他是忠心耿耿的好干部。并说：“你说得很对，半截革命有啥出路？回家种地没地，做买卖没本钱，只有这一条道儿。”

三、解放信丰

信丰县城，位于赣州市南180里。早在唐代就筑有坚固的城墙，三面环水。秀丽的桃江水（赣水支流）围城而过。北面是南康县，西临大余县，南接龙南县，东和安远县相望，是赣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所以，敌以重兵布署。敌70军139师416团、417团，96师，23军的大部分军队及地方保安队，向信丰云集。妄图阻止我军进入广东省。

我军用急行军速度向敌追击。427团乘胜追到信丰县城北郊，和敌417团相遇。这时，战士们像一群猛虎扑向敌人。手榴弹的

爆炸声、枪声、刺刀的厮杀声，一阵接着一阵。打得敌人四处逃窜，有的跳到江里，有的躲到山旯旮里，妄图挣扎。两小时后，敌417团全被消灭。

扫清信丰县城外围敌人后，张仲志副参谋长布置攻城任务。这时，突然从桃江对岸游来一个人，又紧张又害怕，原来是一敌军官。他赶紧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教导员应振国说：“我是冒死来向首长报告的。国民党23军、70军已南逃，城内只有96师288团和地方保安团守卫，以掩护主力撤退，现在任务已完成，马上要炸桥逃走。”他喘了喘气又说：“我是288团的排长，在长江北岸被俘过，知道解放军优待俘虏。现在国民党军队垮台了，宁肯当解放军的俘虏，也不再为国民党卖命了。”

团长一听，立即就判断出，敌正在逃跑，现在必须马上攻城。

王亚夫副团长命令二营开始攻城。梁胜云营长、应振国教导员决定五连为尖刀连。于同年8月17日在炮火掩护下，指导员刘宗顺、连长张廷芳，指挥全连向城北大桥冲去。这时二营部通讯员沈春贵跑到桥上，看到炸药箱拴着绳子，知道敌人以炸桥来阻碍我军前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叫后边冲上来的战士，用刺刀割断拉火绳，保住北大桥，我后继部队迅速冲过桥去，用竹杆、竹梯子，很快登上城墙，乘敌混乱时，其他各连冲进城去。

敌人炸毁北大桥未成，目标转向东门。敌我双方为争夺护城河和东门桥都集中了火力。雨点般的炮弹、手榴弹，落在护城河里，河水如煮沸了一样，水柱四起，激荡着天空。枪口吐着红红的火舌，密集地扫射着。

刘振江从战壕里小心地探出头，极目四望，寻找伤员。他发现一位副班长躺在桥头

赵恩惠回忆抗日战争

赵彤廷

我叫赵恩惠，男，现年86岁，现住延庆县旧县乡耿家营村。1953年修官厅水库前，耿家营村在官厅湖上游，妫河下游南岸延庆——怀来县城中间，东西各距25华里。村北距佛峪口沟20华里，村南距康庄14华里，我们的村在妫河南岸根起，村东是刘家堡、小王家堡、张老营等村，村西是小纸坊屯、大纸坊屯，再南点是大柳树等村，村南是刘浩

营、苗家堡，村北是紧靠妫河北岸的前平坊、后平坊村，妫河两岸的苇地，是八路军藏身的地方。

在抗日战争时，属龙、延、怀、一区管辖，这就是我出生的故乡，我在这片土地上，种了多半辈子地，这期间和日本鬼子斗，和特务汉奸斗，和国民党反动派斗，整整斗了大半生，今天还幸存。

上，心急如焚，不顾个人安危，一阵风似地冲上前去。

副班长闭着眼，摊手摊脚地躺着，鲜血湿透了军衣。

“班长，班长！”刘振江焦急地叫他，随手拿出水壶对在他的嘴上。副班长精疲力尽，迷迷糊糊喝了几口水，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不要管我，你……。”

刘振江知道副班长的意思，但他更知道自己的责任，立即给他上药包扎伤口。

敌人为了逃命，猛地向我军卷来，打得整个河岸变成了一片焦土。刘振江觉得自己腹部疼痛，一摸，粘了一手鲜血，他也受伤了。为了找到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他背着副班长，猫着腰，一手扶着背上的副班长，一手抓着野草，两腿躬起，用尽全身力气，趔趄趔趄地向前爬。爬几步，歇一歇，咬着牙挣扎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一个土崖子下边。

刘振江隐蔽好副班长，觉得自己全身软

绵绵的。他知道自己流血过多，赶紧有气无力地包扎着自己的伤口。

副班长止住血，再次睁开眼睛，凝视着天空，凝视着刘振江，他那大无畏的行为，他的事迹，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脑海。他使劲地叫着：“振江，振江！怎么样？”

刘振江的声音非常微弱，“没事儿，没关系。”

战斗紧张而又激烈，已进入白热化，机枪又一阵猛烈地扫射过来，刘振江身陷重围，多处受伤。就这样，他那全部热血永远洒在了祖国的江南大地上。

刘振江的英名永远镶嵌在信丰县烈士陵园，刘振江的热血谱写了他那光辉的一生。他的英雄事迹，世世代代在人们中传颂——

慷慨悲歌曲万千，
曲曲颂歌英雄赞。
先烈热血洒江南，
青史永留在人间。

妫河两岸下游是平北龙、延、怀县一区，最早的区委书记是王平同志，付书记是张庆安同志，区长是郭廷杰同志，他是县民政科长，都叫他郭科长（代名郭重里），当时，我们这一带最早开辟地区是现在松山沟里边，佛峪口、大庄科、小庄科、烂九庙、阎家坪、蒋庄子、大海坨等村。这条沟里，有大庄科的焦家、许家、阎家坪姬家三大户。姬家自己有伙会。这道沟里边的人接受革命最早，我记得那年冬天土匪和日本鬼子在耿家营村打过一次大仗，一天下午四点开始打，一直打到晚上对面看不见人时，日本鬼子先撤走，土匪后撤走的，大约是三八年或三九年。从那时起佛峪口里边姬有明和他的伙会，就归顺八路军，改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平北司令部直属队~~，姬有明是团参谋长，人称姬参谋（此人在自卫战争中背叛投降，解放后被我政府处决了）。1940年后又发展到山外边东西安庄、水峪、西湖家营、姚家营、东门营、下营、西五里营等村。1941年后又往南发展到前平坊、后平坊、河南耿家营、大纸坊屯村，往西发展到于家堡、詹家堡，解庄子，陈家岗、刘铁桥，贾家堡，往东发展到上卢凤营、下卢凤营、常里营、卓家营、狮子营、付于屯，形成一片革命根据地，其余村东距延庆，南距康庄，西距怀来太近，敌人活动频繁，不能急于发展成为根据地，是游击区，晚上抽空去一趟，开个会就走。根据地的村干部天天晚上配合区干部深入各村开辟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大道理，宣传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队伍。

当时，河南只有耿家营和大纸坊屯村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去河北开会，都在水峪、姚家营、东门营、黄家冲等村，夜里去，第二天夜里回来，白天开一天会，布置任务，如要粮、要鞋、要兵等任务，回来挨村完

成。我见到的区干部有的少数人，他们都是因为经不起战争的考验，怕吃苦、怕死，半路途中，投降叛变，如罗存泰、刘行知、周进儒、王大肚子等人。大多数人都坚持下来了，但后来不知他们的去向，如：于家堡村张希安、于九玲，黄家冲的赵才，原来的区长王风同志，还有46年做减租减息的工作队实际是土改工作队谷友同志，这些人都是比较坚强的，多年没听说过这些人的去向。据说有的在张家口地区当干部，有的解放时南下了，还有的后来调到上级机关当了大干部。

当时活动比较好的是黄家冲的赵才（原名刘赵才），于家堡的张希安、于九玲，西五里营的马珍，佛峪口的张贵林，上卢凤营村小田，这些人不管现在如何，当时是为党为人民做过贡献，立过功，风里来雨里去，把头掖在后腰里，党让干啥就干啥，即不挣钱，也不挣工资，也没人给小米，饿了回家吃饭。我们这些村干部回家吃饭，家里也是经常揭不开锅，没饭吃，过一天说一天。现在胜利了，人们有吃有喝了，我们吃水不能忘了打井的人，我们要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一望将来，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当时这一带活动的大部队是十团、四十团、平北司令部直属队，龙、延、怀一区的区委队；经常活动在妫河两岸和北山的阎家坪、蒋庄子、大庄科、小庄科、烂九庙、佛峪口，再远点就是龙关县、怀来县、赤城县；近处就是延庆城西一带，经常打黑龙庙的炮楼子去小王庄拆铁路打火车，在阎家坪和日本鬼子讨伐队打过几次大仗，每回都是八路军打胜仗，打完就走，等两天再来，搅得日本鬼子没办法，鬼子纠集大批日本汉奸队来讨伐，可是一个八路军也找不到，只好到处抢点东西跑回鬼子老窝。有时鬼子带着小股部队来抢粮，碰上十团、四十团，打他个焦头烂额，跑回老窝去了。

当时我们村干部权也大，我自己写一个路条，后来叫通行证，你就拿上走，在这一带村只要是我写的路条，盖是我的章，就可以顺利通过，我写一封三角信，沿村转交某某收，即可迅速送走，当天晚上就可以回音，还真灵、真管事，你别看我识字不多，写出信来别人不认的，我写是什么事，都得看完信，估计的说或猜测的说，内容是什么。你别说到晚上来人一对就是为了此事。当晚就去完成这些任务。

1940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我们村开辟地区，我就当上了村自卫队长，后来改叫武委会主任，当时在河南岸以南耿家营村和大纸坊屯村，是八路军的根据地，龙、延、怀的区干部协同我们村的游击队，活动在康庄以北、河南岸以南。开始时白天种地，晚上带领村游击队，到刘家堡、小王家堡、张老营、大柳树、刘浩营、苗家堡、马营、马坊、太平庄、许家营、小曹营、大曹家营、屯军营、大王庄、小王庄、詹家堡、解庄子等村，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打垮日本鬼子，消灭汉奸特务，动员群众给北山八路军送粮、送鞋，为八路军扩兵。后来敌人发现我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鬼子就派出敌警察到处抓我，那时我们全家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这么一个劳动力，弄的是少吃无穿，外债成堆，搞的是全家老小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全家为了我整天跑情况，我家的大门整天锁着，谁也不敢在家住，就是没让敌人抓着过。我当时即不挣钱，也不拿工资，我是为了打日本、消灭汉奸特务。配合区干部木林森、张希安等人整天整夜和敌人斗。当时大纸坊屯村的赵德、赵森和我，我们三个人是这一带主要村干部，我是耿家营村的自卫队长、武委会主任，赵德是大纸坊屯村的八路军村长，赵森是村游击队队长。耿家营

村游击队骨干有赵合祥、赵彬芳、赵金泉、郭茂林、耿成芳等人。大纸坊屯村游击队骨干有赵恒业、赵有才、赵有义等人。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夜间破坏康庄——佛峪口马路，烧黑龙庙敌人大桥，去康庄附近拆铁路、打火车、埋地雷，让各村伪甲长给北山送粮、送鞋、送办公纸、送钢笔和钢笔水。敌人来了我们就跑，敌人走了我们就搅，弄的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日夜不安，怕的要命，黑龙庙的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不敢出来，康庄的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日夜防守，不敢动身。

1942年3、4月份，我和我们村游击队，在各村活动频繁，把鬼子和汉奸惹急了，黑龙庙伪大乡队长李大气、孙德胜来我们村烧我的房，他们将走到后街东影壁前边，往西走就有人通知我，汉奸李大气、孙德胜来抓你来了。我领着游击队赵合祥就从前街往东向刘家堡跑，到刘家堡就让人告诉汉奸李大气、孙德胜说：赵恩惠在刘家堡。汉奸听说我在刘家堡，把柴草都放到西屋地下，没来得急点火，起来就去追我。我已经让人把信送到大纸坊屯村龙、延、怀一区委队，汉奸李大气和孙德胜到刘家堡，我们已经跑到小王家堡后边，我们直奔北岗子、北泉沟那边跑，区委队已经从大纸坊屯村北河湾走过来了，我们眼看区委队从北岗子上迎下来我们会合后扭回头又追汉奸，准备活捉李大气、孙德胜。我们区委队机枪班长，见汉奸每人手内有一支20响的手枪，敌人没发现区委队来还在追我，机枪班长一高兴，迎面就往上冲，一时没注意机枪走火了，一梭子弹打出去，吓得两个小子撒腿就往东跑，我们20余人就追，他们急忙跑过河，敌人一过河就不能再追，黑龙庙的敌炮楼就在河南跟前，我们只好沿着河套，回到大纸坊屯村，拿上东西就回河北去了。

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第三天我和我们

村的游击队员赵合祥、赵彬芳、赵金泉、郭茂林、耿成芳等人发动全村人，每人抱一捆高粱杆，到黑龙庙河湾去烧敌人大桥，并进村摸着到处贴标语（因为是黑夜摸着贴标语，第二天派人去看时，有的标语贴翻把字贴在底下）。对鬼子汉奸提出警告，不准许他们出来欺压老百姓，真的他们就不敢出来，好长好长时间，他们才又拼凑一帮汉奸出来讨伐。他们将到河南各村，我们就把区委队领上大白天从距离黑龙庙10来里地、距佛峪口2里地的乱石滩从东往西走，他们听说北边有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的敌人赶快跑回炮楼，回去后又不敢出来了。

我说的不是那么轻松，敌人当时力量比我们强，我们经常让敌人追得不敢回家，不敢进村，几天吃不上饭是常事，住在野地，睡在野地是常事，冬天又冷又饿，夜里睡不着觉，白天跑情况。夏天大雨连天混身衣服湿个透，夜晚虫吃蚊咬露水打，不能睡觉。那时还闹狼，我们就崖头挖个窝棚，夜里睡觉狼在上边刨土，我们又不敢出来怕敌人发现，我们每人手里只有一把镰刀，那个苦可吃大了，饿了吃生花生，肚子欺的吐白沫。今天有的青年人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就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他们不懂得过去苦，也不知今日甜。

官厅水库上游、妫河两岸下游人民原来都属龙、延、怀一区管辖，这里的人民也和其它地区人民一样，斗争激烈。抗日战火日日高涨，龙、延、怀一区的区委书记王平同志，区长郭廷杰同志，在1942年左右时，在沙城北常家寨子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积极投入抗日送粮、送鞋，支持我们的大部队，正在开会中间，被敌人汉奸告了密，突然来一伙鬼子汉奸，包围了常家寨子村。王平同志和郭廷杰同志就躲在一家屋内和日本汉奸展开了决死拚杀，战斗到弹尽绝援的时

候，王平、郭科长（郭廷杰同志是县里的科长，又是龙、延、怀一区区长，人们都称他郭科长）宁可站着生，绝不跪着死，不当亡国奴。两个人砸坏自己一支手枪，留下一支手枪，还有两颗子弹，这两颗子弹各照自己头上打一枪，就光荣牺牲在常家寨子村。（只留下通信员未死，是原怀来县高楼庄村人）王平、郭科长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噩耗传到平北根据地，顿时九洲寂，相告不成声，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王平、郭科长的牺牲，是平北根据地人民的重大损失，是龙、延、怀一区人民的重大损失。平北根据地各村群众为王平同志和郭廷杰同志在黄家冲村召开追悼会。人人悼英灵，妫河卷巨澜，泪飞雨倾盆，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英雄人民祭，哀似寒水流。

区委付书记张庆安同志和区管理员赵海德同志（他是扩兵新来的同志），准备代表河南各村村民去到黄家冲村参加追悼会。住在大柳树村刘宏升同志家里做花圈，整整做一天，一直到太阳快落的时候，花圈已做成，张庆安说走咱们出去换一换空气，赵海德同志说别出去了，天黑咱们就走，张庆安说出去看一看，换一换新鲜空气，省得这么闷的慌，他们两人出门往西，走不远，就看见对面来了一个穿黄衣服的狗汉奸，他们迎上去了，那个狗汉奸见来人势头不对，扭头就往回跑，张庆安二位就追，一直快到火烧营村，这个村里是怀来县敌人炮楼不能再追，扭头往回走，回来后赵海德提议咱们快走吧，张庆安说没关系天黑，敌人不敢出来了。结果半小时后怀来县火烧营村敌炮楼来一伙鬼子汉奸，把张庆安和赵海德的住处，围个水泄不通，赵海德跑到后园，把牛枪压在石头底下，又跑回来藏在南房炕洞子里，张庆安藏在过道扶棚上，敌人进来后先进南房喊让八

京张公路延庆段

马维德

京张公路起自北京德胜门，经海淀、昌平、延庆、怀来、宣化至张家口解放桥。西去经呼和浩特达银川，全称京银公路，属国

道之一。延庆段始于西三岔与昌平县交界，止于下营与怀来县交界，途经西二道河、大榆树、延庆、靳家堡、张山营，长46.59公

路军出来投降，赵海德同志不理他，敌人让拿手榴弹打他，赵海德认为手榴弹打进来也打不着他，他仍不出来，后来敌人用刺刀捅他才出来，赵海德当场被捕。到院内后敌人又逼着房东刘宏升要人，刘宏升同志说刚才跑哪去了，我不知道，敌人正在逼刘宏升同志要人，张庆安同志嘴里喊着汉奸哪跑，从扶棚上扔下来一个手榴弹，让敌人拾起来又扔上扶棚，一声巨响，把张庆安同志打伤。从扶棚上弄下来，也被捕了。

敌人把张庆安同志和赵海德同志弄到怀来县城敌人大狱进行审问，张庆安同志每次被审问时，都是破口大骂敌人，痛诉敌人，利用审问机会教育敌人，敌人问什么都不说，敌人的各种刑法都用尽，对张庆安同志来讲不起任何作用，敌人对他没办法，伤好后，让怀来县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杀害，张庆安同志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特务汉奸！这个同志死的坚强，有骨气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敌人对赵海德这个新入伍的区干部，采取软、硬兼施，拿他放长线、吊大鱼，张庆安就义后把他放出大狱，敌人管吃管喝，不许出城，暗地找人看上他，敌人为了更好看管他，又把他老婆从家内接来，给他们找两

间房住下，去了三天，赵海德同志和其妻晚上从后门出来从城墙水道爬出跑回了家。

区委书记王平同志，付书记张庆安同志，区长（科长）郭廷杰同志三英雄的死，全区人民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没有一个不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是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三英雄真称得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个现代民族英雄。三英雄是为党为人民牺牲，全区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我们就化悲痛为力量，前仆后继，继续抗日救国，我们仍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协同区干部木林森、张希安等人继续拆铁路、烧大桥、埋地雷，给八路军送粮、送鞋，扩兵、打日本。当时，全区人民为追悼和纪念王平和郭科长，群众给编首歌，到处歌唱王平、郭科长，歌词大意是这几句话，记的不全。

诸位乡亲们，听我表一表，表一表呀！王平同志还有个郭科长，哪哈，还有个郭科长。王平、郭科长来到常家庄！常家庄呀！开大会就在大会场，哪哈上了敌人当……。

小鬼听我讲，咱们把日抗，打垮了小日本呀！美名万古扬，哪哈，美名万古扬！

敌人打一枪，王平还一枪，牺牲了王平同志，还有个郭科长，哪哈一命归天堂。

里。

春秋战国时期，本段旧线由今昌平经关沟达造阳（即沮阳，燕上谷郡治所，遗址在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已能通行车马。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5年）北巡边塞，经渔阳（北京市密云县西南部）、上谷（延庆县南部，怀来县东南部）返都咸阳，经过这段道路。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东巡，“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①，亦走关沟至沮阳大道。经过拓修，京张古道不断向前延伸，成为汉代长城内外经济交流、民族往来的桥梁。晋至隋三百余年中，战争频繁，道路邮驿遭到破坏^②。唐朝击败突厥后，设防御军屯守今延庆地面，于本段路上设驿^③。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定蓟城为南京，本段成为上京（内蒙巴林左旗附近）与南京的通道之一。元朝站赤道路发展，由大都（北京）北行，经榆河驿（昌平县内）、居庸关、榆林驿（延庆县榆林）、怀来驿（原怀来县城，已被官厅水库淹没）、统幕驿（怀来县土木）可至上都（开平，内蒙古正兰旗附近）。由于帝王“上都避暑频往来”而劈山扩道，使关沟段“马列十五”可行，“马如流水车如雷”可通^④。明朝为保卫京城皇陵的安全和发展北部地区经济，在本咽喉路段筑堡戍兵、设置驿铺，并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冬整修居庸关南北道路，以通粮运^⑤。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建成怀来城通济桥^⑥。清朝沿京张路设驿，“自皇华驿七十里至昌平榆河驿，再六十里至怀来榆林驿”^⑦。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亲征准噶尔叛乱，沿路设置军驿，后来又设立腰站和铺司^⑧。属于今延庆段的就有岔道、帮水峪、榆林三驿。由于京张路在军事、经济和各族人民交往上的重要作用，清朝曾多次予以整修，尤其是居庸关北至响水铺的四十里路段，仅光绪八年（公元

1829年）后，就连续整修了三次，延庆知州章成义和居庸关凌云汉尽职竭力，前后费时十二年，将“蚕丛崎岖”不便交通的山道拓宽平整，因而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世界汽车比赛时，法、德、意等国四十辆汽车能够从关沟通过^⑨。时人惊叹道：“两山崎岖，巨涧中流，悬崖峭壁，昔人称之绝险，今汽车通过，履险若夷，虽则变迁，实古今异焉！”^⑩

《张家口地区公路志》载，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京张路经过多次整修后，初步形成宽窄不一的简易公路。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编成的《察哈尔省通志·交通》记，由延庆东至昌平西至怀来140里路通汽车、马车。路幅4米^⑪。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后，延庆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伪蒙、伪满政权为保障京张公路的军事运输，在1939年间，迫使延庆等县人民修复青龙桥至石佛寺水毁路段。1941年至1942年间，改建了南口至八达岭路线，将原河滩路移至西南山坡上，路幅展宽至5米。1943年又将青龙桥石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T梁桥。1946年8月延庆县人民政府为使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运到康庄，曾组织人力抢修了青龙桥至康庄段。

由于建国前失养失修和战乱及自然力的破坏，到1949年时，京张公路延庆段坑槽遍布，汽运艰难，故延庆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和1952年春两次组织民工整修关沟段与西拨子至康庄段。1954年因建官厅水库，原康庄至怀来段处于淹没区内，而改线为由西拨子北去，经延庆城东、靳家堡、张山营达怀来县狼山。改线里程39公里。1955年4月开工，同年11月15日竣工。新线为旧四级标准公路，路基宽8.5米，级配沙石路面宽6米，最大纵坡4%，最小曲线半径50米。由察哈尔省交通局测设，河北省交通厅组织施

工。水电部投资85.856万元。

1963年6月至10月，市政工程局公路处与延庆公路部门合作，在八达岭至京张路口段试铺渣油路面，长18.2公里，宽6米。投资9.183万元。1966年3月至9月，京张路口至下营县界段进行渣油表处。由市政二公司组织施工。1970年7月至8月，延庆公路部门加固八达岭至西拨子铁道口长6公里段的路基、底层，并做成渣油灌注式的渣油面层。1971年5月至8月，进而整修三堡至八达岭段6.4公里的路基，加铺沥青混凝土路面，改善青龙桥段的路基，降低纵坡。

70年代以来，车流量逐年增多，本段路面宽度、质量和桥涵荷载力皆难适应，因而1974年4月扩建八达岭至京张路口段路基为12米（其中莲花池东至京张路口1.3公里段因近城区扩建至15米）。这段长17.5公里的扩建工程，于1975年9月竣工。由延庆公路管理所测设、施工。施工中利用旧桥涵加以扩建改建（如石河营双曲拱桥与原石拱桥并连），采用卵石灌油代替渣石灌油，既保证了工程质量，又降低了工程造价（每平米6.4元）。

新时期“改革、开放”，八达岭旅游胜地车辆剧增，加之南口至八达岭段路窄、弯急、坡陡，因而经常出现交通堵塞现象，为此，邓小平和中央领导指示“要搞条新线”。国家计委和交通部随之做出指示并得到北京市委支持。于是，市公路交通部门制定了先建德胜口沟内八达岭过境公路⑫，再改建关沟内旧公路的计划，于1979年5月12日经国家计委批准，正式列为基建项目。

1979年9月1日，由交通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四、八队和钻探队开测，12月底完成设计文件，市委书记处和有关领导部门检查后，认为“行动快”、“质量好”，交通部评其为优秀设计。在市、县领导组成的工程

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于1979年10月12日成立延庆修建指挥部，副县长冯占吉任指挥，交通局副局长冯仕诚任副指挥，公路管理所党委书记韩永芳任临时党委书记。1980年1月，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1200人进场，3月正式动工。除黄土嘴弯形连续箱梁桥和陡岭1号双曲拱桥外，全路段的路基路面、桥涵和隧道工程全由延庆公路管理所施工。1982年6月竣工通车。完成工程量：路基土石68.7万立方米，浆砌防护工程2.3万立方米；铺油21.1万平方米；隧道2座284延米；涵洞100道1435米；大中小桥梁12座862.99延米，荷载力汽~20，挂~100。新建八达岭过境公路延庆段长21.2公里，路基宽10.5~28米，路面宽9~23.5米，全线最大纵坡6%，最小平曲线半径70米。全线没有回头曲线，弯道少，防护设施齐全，路基路面宽度、平面线型和油路面平整度（误差值在2.8毫米之内）都超过二级公路标准。而且以桥就路，全段4座大桥都循路线地形而建，避免以路就桥、桥头急弯和大填大挖等弊病。

因为工程质量优良，先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赞许⑬。市建委在鉴定书上写道：“经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门使用检验，以及沿线公社、部队的使用，普遍反映良好。”1983年9月，经国家质量奖委员会批准，本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在全国公路工程上是首次。

1984年7月26日市政府（84）136号文批复，改建石河营桥北至下营段26.1公里路基路面，将石河营桥北至京张路口段路基加宽至21米，路面加宽至19.5米；京张路口至米家堡段为三幅式，路基宽27.5米，快车道宽12米，两侧慢车道各宽5.5米，隔离带各宽1.5米；米家堡至下营段路基加宽至16米，路面加宽至14米，沿线改建的173道小桥涵净宽（下转16页）

延庆旧店铺钩沉

——民国时期延庆四街一关的店铺

马维德

东街

路北（由玉皇阁向东依次排列）

杨麻铺 民国初开业。业主为河北蔚县杨某。设门脸2间，经营麻、麻线、麻绳和挽具。日本侵略军占领延庆后倒闭。后人落户本县，以打麻绳为生。

元德涌 民国初开业。常里营村刘家经营，连东带伙。门面3间，售糖、纸等生活用品。日伪时期歇业。

茂盛涌 民国中期开业，始为彭、李等家合股生意，后归彭寿恭独家经营，伙计5~6人。销售烟、酒、茶、糖与小百货。有门面3间。日本侵略军空袭时，铺房被炸并伤亡伙计，因而关闭。

广源祥 布铺。河北省白沟人创办，有伙计10余人。其铺面房3间，在茂盛涌后院。约日本侵略军占领延庆后歇业。

永庆隆 老字号买卖，建于清代。掌柜的为三清观康兴文，伙计约14名。门面5间，经营杂货，除坐铺外，还往口外发货。

庆林祥 著名杂货铺，货品齐全。门面4间，后院通到殷子街。东家解旭东，掌柜高学通，伙计20余人。另，于养鹅池设置油坊，派专人长住张家口，收购菜籽、胡麻及“三井洋行”之榨油下脚料。经营至新中国建立后。

德茂公 东家马秀山等，掌柜马钟万。开业于清末，属老字号糕点铺。有门面3间，伙计3~4人。民国17年歇业。

延记文具店 民国前期开业，经营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兼营石印，自书自刻，为用户印各种帖子。后扩大业务，售书卖茶。掌柜为西屯马子如。

恒太成 老字号布铺，除销售外，还搞租赁，当时办红白喜事时，多有赁布者。有门面3间。经营者姓邹。民国中期歇业。

仁和堂 清代后期开业，药品全且质量好。有门面2间，伙计2~3人。三清观常家开办。经营到1946年前后。

长德公 清代之估衣铺，迨民国前期歇业。有外地李氏爷俩于此开线铺，经营棉线、丝线，兼营烟袋、火石、火镰、火绒。有门面1间。日伪时期被蒙疆银行占据。

义兴成 经营糕点、火烧、切面等食品。有门面3间。宗家营村葛家买卖。日本侵略军占领延庆后歇业。

广源合 县城大布铺，经营各色布匹绸缎，诸如“大干针”、“小干针”、“山东寨子”、“平机布”、“雨过天晴”、斜纹布、白漂布、缎面皱、小湖皱等。门脸1间，里设柜堂，进行交易。掌柜的姓申。至1945年歇业。

吴面铺 掌柜吴芳。门面2间。东岳庙街设有磨坊，伙计3人，自磨自售。日伪时期吴家迁往北京而停止营业。

三义成 经营切面、火烧等。门面1间，2人经营。日本投降后歇业。

郎铁铺 郎庄郎家开办。有门脸2间，师徒5~6人。经营至1953年。

朱饭铺 经营包子、麻花、火烧等小吃。

同顺德 民国15年开业，杂货铺。门面1间。西屯马钟凯父子经营。1938年歇业。

许小铺 杂货铺，门面1间。

庆源永 缸房。清末开办，售烧酒、黄酒。东家姓康，掌柜一姓邢一姓李。20余人。门面3间。因酒里掺水，被人将铺号“庆源永”改为“庆源水”。日本侵略军来后歇业。

麻绳铺 门面3间，经营绳套挽具。蔚县人“大得子”、“二得子”哥俩个合办。后院为皮坊，姓王，熟皮子，做皮袄。日伪时期歇业。

路南（由玉皇阁向东依次排列）

仁饭铺 民国前期开业，经营包子、烧饼，歇业后，由关东刘某开办杂货铺。2人经营，门面1间，1937年前后关张。

元兴厚 民国初开业。点心铺，兼营油、醋、盐、酒。门面3间。石河营王姓买卖。日伪时期关闭。

德记茶庄 外县韩恩德经营。门面1间。2~3人。永宁有其分号。约1945年前后歇业。

庆春堂 清光绪年间开业。药品质量好，价钱合理。门面2间。5~6人。豆腐巷康家经营，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

恒益号 清末开业，日伪时关闭。

门面3间，5~6人。河北省白沟河人开办。与广源合等大布铺齐名，各色布匹齐全，童叟无欺。

瑞生堂 中药铺。门面3间，5~7人。经理姓张，八里庄人。1953年因一贯道案关闭。

博爱堂 又名卫生堂，药铺。东家大柏老村姓赵，掌柜的刘得元。兽医张凤明与其搭伙。为防土匪，装枪药时曾发生事故，影响了生意，日本投降时歇业。

广德裕 嫁装铺，经营嫁装瓷器。原为兴盛魁，民国中期歇业，而改为广德裕。谢增开办，门面3间，伙计5~6人。日本侵占延庆后歇业。

之东，有小铺5~6家，经营日用杂货。

德胜永 西式门面，俗称“洋式三间”。买“诸品名茶，两广杂货”。东家孟子街人，姓马，掌柜郭宝玉。民国初开业，经营十来年歇业。

德胜源 糕点铺。杨家胡同寸家掌柜，有门面3间，伙计8名。民国10年左右歇业。

福居鑫 清末开业。邹守恒掌柜。经营面粉、切面、火烧等。殷子街设磨房，磨白面、荞面、莜面和各种豆面。门面2间，伙计6~7人。日伪时期歇业。

德聚公 粮店。兼营杂货。有门面3间，伙计20余人。小河屯村姓王东家。日伪时期歇业。

王面铺 王氏自家经营，卖火烧、面条，并开磨坊。门面2间，伙计5~6人。其后院通今教育局处所。生意做至新中国初期。

之东，为小铺，经营小百货和小吃。

崔记药铺 门面1间，专卖驱虫药。1人经营，姓崔。经营至新中国之初。

北街

路东（由玉皇阁向北依次排列）

王记小铺 门面1间，经营杂货。

熊记鞋铺 师徒2人，手艺较好。

门面1间。日伪时期歇业。

瑞记绱鞋铺 门面1间。师徒3人。1945年后歇业。业主不详。

发货店 经营包子、麻花、油炸鬼等小吃。门面2间，人员4~5名。零售带批发。业主待查。

耿记嫁装铺 外县耿德玉经营。门面3间，伙计4~5人。耿活动能力大，日本投降后歇业。

王记剃头棚 门面1间，2~3人。

恒兴义 布铺。河北省白沟河人开办。进门后有铺面3间，除零售外，还搞批发，销往口外。伙计6~7人。日伪时期歇业。

仁寿堂 中药铺。杨家胡同高家买卖。人员3名，门面2间。经营至新中国公私合营时。

裕源兴 由兴顺泉出去的店员开办。经理西街阎家，副的谢玲、仁宗。门面3间，5人经营。1942年前后歇业。其糕点制作技术不错，但材料较次，生意抵不住兴顺泉。

福德涌 缸房，造烧酒、黄酒、酒曲带磨面。门面4间，前后三层院。有伙计20余人，驴、骡19条。八里庄王姓东家。日本侵略军占领延庆后关张，其院成了练“自卫军”的场所。

源记酱园 经营油、盐、酱、醋及各种酱菜。门面3间，伙计5~6人。1937年歇业。

成衣铺 门面1间，王庄村王珍经

营。

聚德恒 杂货铺。经营油、盐、酱、醋和糕点。东家系陶庄许家，掌柜为西屯村马某。门面3间，伙计6~7人。佛峪门有油坊。日伪时歇业。

福昌茶店 门面3间，伙计3~4人。经理马昌。1945年后歇业。

康家小店 专卖纸烟、火柴、煤油。门面3间。民国初开业，1943年前后歇业。

路西（由玉皇阁向北依次排列）

小杂货铺 门脸2间，2~3人。经营日用杂货。日本侵占延庆时歇业。

鲁面铺 门面2间。2~3人。磨面带卖小吃。日本入侵后歇业。

赵记小铺 门面2间，连家铺，经营油、盐、酱、醋及小日用品。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公私合营。

兴顺泉 清光绪年间，西屯村谢连在北京前门正明斋学做糕点，艺成后，向同村马家借钱筹资办起兴顺泉，经营双麻、糖耳、火烧和各式点心。由于技术好材料佳，商品颇受欢迎，名播县内外。民国年间，其三子殿佑为该铺经理，兼营磨面。后，殿森、殿仪之糕点铺歇业，家俱等归其三弟。时有门面4间，磨坊1处，伙计6~7人。1948年延庆二次解放，因日伪县长谢玉辉（殿森之子）之故，将该铺没收充公。

冯记杂货铺 经营布匹和小百货，院内1间铺房。冯进善开办。1937年后歇业。

郭盐店 民国前期开业。经营食盐，带卖切面、火烧等。系郭、孙两家合资。门面2间。约1947年前后歇业。

鲁记面铺 鲁宝贵开办。门面3间，人员4名。设有磨坊，卖切面、火烧。1938年前后歇业。

涌德泉 点心铺。门面3间，3~4人。约在1944年前停止营业。

发货铺 门面3间。卖火烧等吃食。另，批给小贩下乡出售。

王记剃头棚 门面1间，师徒2人。经营至新中国初。

王面铺 王绘开办。人员3名。门面2间。独资经营，1946年前后歇业。

永顺泉 门面2间，5~6人。经理许万有，1945前歇业。

之北，丁豆腐房，风水街丁家小生意。

南街

路东（由玉皇阁向南依次排列）

于记肉铺 经营生、熟肉。门面1间。西辛庄于大林哥俩开办。1948年初歇业。

张肉铺 门面1间，2人经营。业主张秀峰。

之南，有王记剃头铺和一火烧摊。

吴饭铺 门面1间。五里营村吴自明经营，4~5人。新中国初期加入公私合营。

德茂生 俗称南毡铺。清道光年间开业，经营毡鞋、毡帽，兼营叶子烟。西屯村马家店铺。门面3间，有伙计5~6人。日伪时期倒闭。

德益隆 约建于清咸丰年间。属延庆老药铺之一。山西省人开办。据传该铺注重信誉，做买卖规矩。门面3间，伙计3~4人。经营至日伪初期。

卢记自行车铺 张山营卢某（小炉匠）开办。门面1间，师徒3~4人。经至至解放后。

庆义长 粮店。位于昌平街路南。吴端怀经理。没门面，里面做生意。日伪时期歇业。

福庆亨 它是民国年间延庆最大的

粮店。店铺设于昌平街路北。有伙计10余人。东家是东屯张金生。日伪搞“谷物联合会”时歇业。

德恒昌 点心铺，带磨坊。西屯村马鸿林东家，掌柜原为曹某，后由辛万山掌管。有门面3间，伙计5~6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延庆后二、三年歇业。

之南，一山货摊，门面2间，2人，卖叉子、扫帚等小农具；其南有饭铺一处，卖麻花、油炸鬼、火烧等吃食，业主可能姓朱。

冯记豆腐房 门面2间，西关村冯某经营，豆腐质量较好，经营至50年代初期。

义庆长 中药铺。门面2间，伙计2~3人。约民国后期歇业。经理不详。

路西（由玉皇阁向南依次排列）
刘记山货摊 门面2间。刘振林哥仨经营，卖核桃、栗子、花生等吃食。

天兴裕酱园 门面3间。伙计10余人。日伪时期歇业。

华盛恒 门面3间，人员4~5人。经营点心、茶叶。日伪时期倒闭。后归彭寿恭经管。

广源兴 布铺。门面1间，伙计6~7人。系西屯村马英武买卖，原设永宁，因避土匪之患而迁县城。日伪时期歇业，部份货底运往永宁，又在原铺勉强营业。

复兴号 经营糕点带磨面。门面2间，人员4~5名。日伪时期开业。1945年前后关闭。

同德恒 俗称任麻铺。河北省蔚县任义一家经营。门面1间，里院做活。解放后入公私合营。

曹饭铺 卖麻花、油炸鬼、面条等，门面3间，5~6人。零售兼批发。

云龙洋车铺 经营人姓郑，原为

“马四营”的军人。门面1间，徒弟2人。
1937年歇业。

翔记车行 开业于1931年后。顺义县严伯森经营。门面2间，师徒2人。1946年后歇业。

之南，有刘恒斌火烧铺，门面1间。

段记糕点铺 门面2间，人员5名。经营点心和小吃。掌柜姓段。日伪时期歇业。

* 马掌铺 师傅姓王，手艺娴熟。有徒工4人，门面3间。东家为天音寺霸道住持大力和尚，活累待遇低，故流传下“大力和尚沈西伯，茶饭有限好紧活”的民谣。

西街

路北（由玉皇阁向西依次排列）

阁底下，有一小理发馆，师徒2人。

瑞元德 酱园。售黄酱和各种酱菜。门面3间。人员4~5人。掌柜丁善亭。以前为杂货铺，售纸张、蜡烛等生活用品，经营者下板泉村吴佩元。

祥瑞号 老字号。东家是西白庙村施家，掌柜左敬先。有织布厂设在殷子街，工人50余名，脚蹬织布机20余盘。零售批兼发，生意较红火。日伪时期被东洋货冲垮。

义兴隆 布铺。门面1间，院里有3间柜堂，零售兼批发。系河北省白沟河人开办，从业人员5~6名。日伪时期关闭，迁回原籍。

之西，有一火烧铺，王姓，门面1间。

梁记染房 外县姓梁的开办。无门面，院内作业。民国初开业，约1940年前后歇业。

之西，有二、三家小摊，经营日用小杂货。

薛记成衣铺 门面1间，师徒2人。民国中期歇业。改为修车铺，不久倒闭。

路南（由玉皇阁向西依次排列）

阁底下，一山货摊，王记，门面1间，2人，炒花生、栗子。之西，一饭铺，门面2间，3~4人，经理不详。

嫁装铺 俗称匣子铺，售梳头匣子、帽镜等婚嫁用品。门面3间，人员3~4名。东家，一说是姜家台村宋家；一说是下板泉村李家。日伪时期歇业。

之西，一杂货铺。门面2间，2~3人。一小饭铺，西辛庄村左旭家生意。

魁元涌 门面3间，7~8人。东家大纸坊屯村人，掌柜的鲍某。经营糕点、磨面，兼售小百货。日伪初期歇业。

宋记杂货铺 门面3间，5~6人。下卢凤营村宋家买卖，经营纸张、火柴、煤油等日用品，约1930年前后开业，1936年前歇业。

西当铺 铺号不详，清道光年间开业。门面5间。业主为外县人，姓氏不详。民国14年歇业。后曾设澡堂子，亦时间不长。

南关

路东（由南门向南排列）

仁和客店 门面1间，里面有客房、牲口棚。1935年歇业，铺面卖于谢家。

老仁包子铺 门面2间，京南人开业，系连家买卖。经营天津风味包子。日伪时期歇业。

之南，有一豆腐房。

德庆栈 缸房，经营烧酒、黄酒。铺房5间，伙计20余人。光绪八年开业，1936年歇业。东家谷家营卢家，掌柜王泉营王某。

之南，有一豆腐房。

路西（由南门向南排列）

隆居缸房 民国7年前后，唐山人殷某揩办。造酒曲，酿白酒、黄酒。铺房多